

創意教學策略教師培訓計劃

麥婉珊 (本會計劃經理)

第一階段成果

創意教學策略教師培訓講座／工作坊

計劃第一階段的「創意教學策略教師培訓講座／工作坊」已告完成，在過去五個月，講者共到訪了二十間學校，為七百多位中小學老師進行了兩小時的培訓。此外，本會更應澳門德育中心的邀請，舉辦本講座／工作坊，為當地二十位中小學教師進行培訓。

本階段培訓仿倣真實課堂，講者化身為教師，而參與的教師則扮演學生角色。講者按參與學校的性質及老師的需要，分別選用課文《盜羊人》或歷史事件《九一八事變》作教材，課堂中以各種具不同創意的課堂活動，包括定格創作、訪問、肖像描寫、說故事、對白設計、思路追蹤、良心胡同、小組演繹、是非抉擇、聲音模倣及續寫結局等，帶出多個創意教學策略，如圖像聯想、虛構情節、歷史講授及問題解決等。

此外，由於本計劃旨在培訓老師於課堂運用具創意的教學方法，並非為培訓戲劇專材，因此在工作坊中講者強調因材施教，提醒參與老師應注重同學參與的機會及程度，而非他們表現的優劣。由於每次工作坊只有兩小時，未能展示所有二十個創意策略，因此，本會亦為所有參與老師準備了一本小冊子，除工作坊內的教材外，亦提供其他實用的例子。

參與老師在問卷回應中，反映他們大都認為是次培訓內容豐富而實用，增加了他們對「創造力」及「創意」的認識，部分老師更已

報名參與第二階段的「創造力訓練營」。本階段收到逾三十間學校報名，唯計劃所限，未能到訪所有報名學校，本會期望往後能提供更多同類型培訓，以惠及更多同工。



導師要求參與者按角色身份設計一句對白

第二階段進展

創造力訓練營 (兩整天日營)

本計劃第二階段的「創造力訓練營」則會在 7 月 10 及 11 日於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舍進行，將有 80 位來自本港 32 所不同學校的老師參加。

在為期兩天的日營當中，各參與教師將透過更多不同的活動，一方面發掘及提昇老師的創造力，另一方面讓他們了解提昇創造力之可行活動及評鑑方法。四位培訓策劃人，許明輝博士、吳翠珊博士、錢德順老師及黃麗萍小姐，正為訓練營的內容作最後修訂。培訓營將有四個工作坊同時進行，各專注不同的創造力範疇，如創造的本質、創造的心態及創造力的含義。工作坊將由八位來自不同藝術專業的導師帶領，透過他們熟悉的藝術形式，包括如舞蹈、音樂、戲劇及視覺藝術活動，發掘參加者的創意潛能。



參與老師根據課文描述，透過聯想，一同創作的山區面貌 (Collective Drawing)



講者示範如何指示學生以定格表達課文情景



老師可著學生模仿「九一八事變」前後人民的生活，讓他們體會戰爭所帶來的影響

此外，為使參加者更清楚各活動的理念及功能，在兩天的午膳時間均設「午間座談會」，屆時許明輝博士及吳翠珊博士將進一步為老師講解創造力及創意的內涵，讓兩天的培訓日營更充實完滿。

沙田區「健康校園抗毒行動」話劇開展禮 暨學校演出專場

黃麗萍 (本會主席)



很高興香港教師戲劇會能參與是次「健康校園抗毒行動」。本計劃由沙田區議會主辦，香港教師戲劇會為其中一個協辦機構，負責統籌整個演出，本會兩所活躍會員學校—五旬節林漢光中學及保良局莊啓程小學的學生則擔崗演出。

是次演出仿倣教育劇場的模式進行。教育劇場源於 60 年代的英國，至 70 至 80 年代已發展得相當成熟，由具專業水平的表演團體，按一特定學習主題編排演出，適合不同的年齡層，由初小到高中均可。它可探討不同問題，如種族問題、性別問題、奴隸問題、戰爭問題等。這類劇本有別於一般作表演用途的劇本，它預留了空間讓學生參與其情節的發展。一般來說，戲劇發展到某一段落，劇中的人物會遇上困難，需要在兩難中作抉擇，而這等困難，正是演員期望觀眾思考的課題，如應否犧牲自己來幫助別人、應否把零用錢借給有需要的同學等。演員可跳離劇中情境，向作為觀眾的學

生詢問意見，又或邀請學生進入戲劇情境內，參與演出，與角色一起面對困難。因此，教育劇場的結構必須具有相當的彈性，對演員的要求很高，特別是即興演出的能力，因為學生不同的意見常會導致不同的結局。

雖然是次演出的是中小學生，他們並非專業演員；然而，透過是次話劇製作，學生除加深對濫藥的認識，明白箇中原因和影響，建立正確的觀念，同時在個人成長方面，亦增強了不少自信，懂得勇敢地站在人前運用說話和肢體來表達自己。

當日共有兩場演出，分別招待了 15 間學校及機構，超過 500 位嘉賓及師生觀賞。學生濫毒的情況日益嚴重，我們身為教育工作者，為抗毒出一分力實責無旁貸，我們期盼往後能進一步透過話劇向公眾宣傳健康校園抗毒訊息，服務社區。

香港教師戲劇會 周年公演 2010

香港教師戲劇會每年都會舉辦周年公演，旨在培訓教師舞台演出的技巧，透過參與正規舞台演出，由遴選、綵排至公演，參與者從中了解到一個正規舞台演出的籌備過程，汲取台前幕後經驗，往後能夠運用到學校製作之中。

今年本會收到不少教師報名參與，而本年公演的遴選已於4月23日晚上於五旬節林漢光中學舉行。當晚參與者輪流演繹劇本選段，讓三位導演揀選及分配角色。

今年公演匯聚了十多位教師和一眾學生參與台前幕後工作，他們將施展渾身解數，發揮他們的演戲潛能。匯演詳情如下：

日期：7月20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3時及晚上8時

劇院：荃灣大會堂文娛廳

我們選了中國獨幕喜劇聖手丁西林教授的《壓迫》、香港著名劇作家陳啟權先生的《不許動》及台灣著名劇作家謝念祖先生的《最後的平安夜》三齣喜劇。三劇均以輕鬆的手法，帶出人性的種種，具深思價值。各劇大綱及製作人員如下 –

劇目一：壓迫

青年向妙齡少女租了一所房子，也交了訂金；卻遭少女的母親反對。青年甚為不忿，說甚麼也不肯搬走。另一妙齡女子剛巧到來租房……

編劇：丁西林

導演：錢德順

演員：楊嘉明、梁凱珊、孫群英、曾麗琬、錢德順

劇目二：不許動

懷了身孕的婦人，獨自留在家中。一名賊人越窗而入，欲行劫婦人。那賊人是一沒有信心的人，欲藉行劫挽回點點自信。婦人的父親剛好到訪婦人，婦人又正臨盆……

編劇：陳啟權

導演：鄭佩嘉

演員：區永佳、徐鳳儀、羅民健

劇目三：最後的平安夜

台灣電視聯播緊急報導，大陸誤向台灣發射核導彈，倘未能於十分鐘內撤離的台灣居民，死亡便是唯一的命運。平素生活上互不干涉的一家四口，在臨終前都各自表白自己的不是，期望得到家人的原諒。十分鐘快將過去了，死亡逼在眉睫……

編劇：謝念祖

導演：蕭新泉

演員：劉尚威、黃秀儀、張寶雯、馮思敏、黎兆龍

鳴謝：本會謹此鳴謝香港著名劇作家陳啟權先生及台灣著名劇作家謝念祖先生免費借出大作。

參演者心聲

能否將錯誤的固有價值除掉？

楊嘉明 (迦密愛禮信中學)

周年公演在即，大家都密鑼緊鼓地綵排及準備，心情既緊張又興奮！這一期會訊，讓我們與其中兩位第一次參與香港教師戲劇會演出的老師，分享演前感受。

昨晚收到一位將面對放榜同學的電話，身為基督徒的我，深深明白上帝的公平。祂不會因為你是基督徒與否，給予你更多或更少的智慧，成功與否，全憑考生一己的努力。

上帝創造不同的個體，而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天賦；不同的個體對事情，也有著不同的領受。我個人對於政治體制和時事動態特別敏感，對於近日有一批人將自己的人格賣掉，感到特別心痛。人生就如一場戲，有些人就像汪精衛：「倘若當（汪刺殺攝政王）時身便死，一身真偽有誰知？」

人生每時每刻都在舞台上面，我們從出生到離世，上帝就賦予我們某一些角色。我們很多時候，並沒有選擇的權利，就如馬利亞一樣，天使突然臨到，向她宣告：「馬利亞，不要怕！……你要懷孕生子。」對於一個十來歲的女孩來說，她所面對的並不是懷孕的喜悅，而是被別人責難為淫婦，被未婚夫休掉的不明朗前景，但她卻回答：「我是主的使女，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當我接到《壓迫》這劇本的時候，我感到很興奮，而這個劇本也很有意思。當我們接受固有價值觀的時候，我們是否時刻反省，帶著批判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呢？在 1920 年代，房子不租給單身男士，是天經地義的事；今日，我們身邊有否一些固有價值，也是我們認為牢不可破的呢？我們會否想深一層，或從別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抱著包容和開放的角度，活出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

我的第一次

梁凱珊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香港教師戲劇會的演出，我本身很喜歡戲劇，在學校及教會都曾接觸戲劇...去年更參與過香港教師戲劇會的教師工作坊。

我在《壓迫》中的角色，是一個剛從北京來到上海工作的人，這令我回想起自己多年前畢業後，隻身由加拿大回港，在找工作的同時，又需要適應新環境、新生活，給了我很大的共鳴。但這個角色的性格卻又與我的個性相異，因此演活這角色實是一個挑戰！我也期望在排練及演出當中，汲取更多排演的風格及戲劇知識，以應用在教學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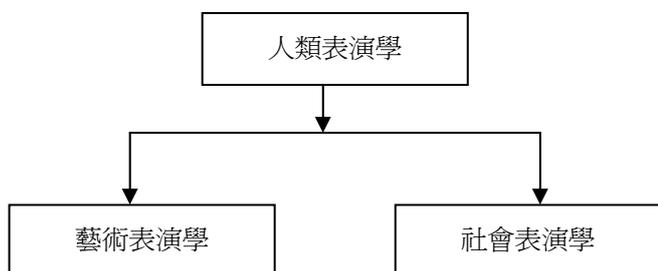


從速引進「社會表演學」於教師培訓系統中

—— 出席第二屆國際人類表演學會議後的意念

錢德順 (前香港教師戲劇會主席)

今年六月五至六日，我以前香港教師戲劇會主席的身分，到上海戲劇學院出席一連兩天的「第二屆國際人類表演學會議」。從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孫惠柱教授¹處了解，人類表演學 (Performance Studies) 約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可稱為「藝術表演學」，是以專業藝術表演為研究對象，像香港演藝學院的戲劇學院，便是專門搞「藝術表演」的，其目標就是培訓專業藝術表演人才；第二部分為「社會表演學」(Social Performance Studies)，可說是一門以非專業表演為研究對象的學問，其範疇比藝術表演更廣、更大。²



人類表演學的兩部分

我寫本文的目的，當然旨不在學術上的討論及研究，事實上我也不是搞學術的專家。我只是在想，現時不少教師正處身於「水深火熱」的教室環境，他們每天面對學生的感覺都「不良好」，更談不上享受教學生活。現時香港教師培訓系統只聚焦於學科知識，所學習的教學法也假定在正常教室環境中進

行，並有未專門培訓教師應付異常的教室環境，也未有專門培訓教師處理異常的學生。但面對師權旁落和學生權漸長的情況下，教師需要接受更多教室管理的培訓，特別是那些將要進入教室實戰的準教師。

事實上，教室管理培訓不應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應以「工作坊」形式進行。現時準教師也會在真實的教室實習，未來也應繼續，但真實教室的學生問題多是偶發的，出現了一次便不會再重複出現，倘教師在問題出現時未能應付得好，便沒有機會在檢討後重來一次，因此，培訓者有需要設計模擬教室環境，讓準教師親身經歷不同的情境，在其中反復檢討和實踐各種教室管理策略。「社會表演學」正是專門研究是類系統工作坊的一門學問，我以為應儘快把這門學科引入香港的教師培訓系統中，以提升準教師或在職教師們應付惡劣教室環境的能力。

教師需要「社會表演學」的支援

在社會諸多行業中，教師是接觸「人」較多的行業之一。遠在 1970 年代或以前，香港社會普遍尚存重道的風氣，學生、家長，以至社會人士，對教師都相當尊重，教師在當時可以體罰學生，我便是在此等體罰環境下成長的一代，曾被教師們以掌摑、竹尺、乒乓球拍等刑具對待過。到了 1980 年代，情況已然逆轉，「學生權」不斷上升，而我便是在 1980 年代加入教育界行列。時至 2010 年的今天，香港不少教師已由「打人」到「捱打」的狀態。由於工作需要，我經常須到香港的中小學跑，接觸很多教師，聽他們分享教學

¹ 孫惠柱為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兼副院長，《戲劇藝術》主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劇協戲劇院校亞太局主任，紐約《戲劇評論》特約編輯。紐約大學人類表演學博士。

² 孫惠柱(2009)，《社會表演學》，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49-54。

點滴，當中有很多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每天受着一少部分壞學生的煎熬。我們不得不承認，對很多教師來說，香港不少學校的教室就像個地獄，有的是學生的紀律出現問題，有的是學校管理上出現問題，有的是教育制度上衍生出來的問題，學生成績好的學校如是、成績差的亦復如是。在一所香港第一級中學³任教的教師，告訴我有關他的一位同事的遭遇：

我同事是教高中數學的男教師，班上學生的程度很參差，成績好的學生喜歡他，成績差的很憎惡他。一次，當他如常講解數學課題的時候，發現一位女學生伏在桌上，他便走到那女生的座位前，輕輕敲打那桌子，並對那女學生說：「同學，請馬上端正坐好上課。」那女學生不理，那教師再敲了桌面一次，那女生忽地大聲向那教師道：「你煩我幹麼！教你的書吧！」接着，那位女生別過頭去，那教師呆站了一會，便自言自語說：「既然如此，我們繼續上課……」

另一位在香港一所第二級中學任教的教師對我說：

有一次我在教員室外⁴，見到一名學生欺負另一名學生，向對方惡言相向，那名欺負同學的學生在校久已聞名，一向脾氣暴躁，對教師態度惡劣。我的一名資深同事見有學生大吵大鬧，忙上前勸止，由於小息剛好完結，我的同事遂要求兩名學生返回教室安坐，我那位同事當時只如常向學生提出要求，沒料到換來大聲喝罵。當

時教師休息室外學生眾多，我的同事站了一會，便折返教員室，那名脾氣暴躁的學生仍在室外大罵片刻才離去，而我同事再沒有出來，就像聽不到似的。

第三級的中學當然就更棘手，一位在一所第三級的中學教書的教師諮詢我的意見：

我是新到那學校的，副校長帶着我入教室，他叫我不害怕，萬一有甚麼事，他會替我解決。我本來並不怎麼害怕，但聽他這麼一說，我反倒真的怕了。到了教室上課，本來沒有甚麼事，只有很多學生伏在桌上「休息」而已。就在我背着學生手寫黑板時，背後傳來「砰！」的一聲，我忙回頭看，只見一位坐在教室一角的學生，舉起自己的椅子，擲向坐在教室另一角的學生。那學生被擲後，便撲向那擲椅的人，兩人迅速便打起來，情況就像拍電影一般……

那教師說她當時呆了，並不太驚，卻不懂得反應，因為在教師培訓的四年中，並沒有一門學科教她處理這些情境，大學的教授們好像並沒有假設教師會在教室內遇到類似情況。去年我在教育學院授課，一位在職英文教師神色凝重地於課後留下來對我說：

老師，你可否幫幫我，給我一點意見，因我真不懂處理我的學生。他們是中二級的學生，情況很惡劣。昨天，其中一位學生沒有交英文功課，我便叫他於課後留下來，把功課做好才離去。他不服氣而語帶威脅地反問我：「老師，你是否真的要我留下？」我說：「對，你要留下，把功課做好才離去」。下課鐘聲響起，我請全班同學先行離去，但他們全都留下，並以身體擋在門前。我請他們先離去，但他們不肯，那位學生說：「老師，你不是說要留下嗎？我們便留下了！」他像是要打我似的，我不太害怕，但有點氣餒，

³ 香港教育當局把升讀中學的小學生按成績分為三級，成績最好的為第一級 (band one)，其次為第二級 (band two)，再其次的為第三級 (band three)。一些成績較好的中學，會有較多的第一級小學生垂青，有一些中學的學生全是第一級的，社會人士普遍稱之為第一級中學 (band one school)。

⁴ 香港學校的教師辦公的地方一般稱為教員室或教師休息室。

因我只是請他留下補做功課，他怎能以如此的態度對待老師！

又有一位中文教師向我分享他在一所第三級中學任教的經歷：

那是一所很難忘的中學，那些學生大都無心向學，終日只想着如何捉弄教師。那些學生每天上課的目的，就是要想出一些創新的法門來戲弄教師，看看他們有何反應。當時我有一位女同事，常常被學生捉弄。起初，她背着學生在黑板書寫時，學生便把各類雜物擲向她，最終她上課時不敢再在黑板上書寫。有一天上課時，學生把一面鏡子放在地下，她走過鏡子後，一名學生便大聲宣告她當天內衣的顏色，那名女同事便跑回教員室大哭。

對於以上種種教室內的惡劣情況，是我們經常聽聞的，是否普遍發生在香港的學校，則有待進一步研究。對於我的同業或學生諮詢我的意見⁵，我坦言我未能為他們提供理想的處理方案，我自問不是處理課室秩序的高手，實在不宜為身處「水深火熱」教室的教師們胡亂出個主意。事實上我也曾遇上「惡形惡相」的學生，我大都奉行「不跟他們衝突，退一步海闊天空」的策略，當然，我以為事後找那些學生溝通一下會很有用，但那是事後的事，而不是當下的處理。有一點我很堅持的，就是不能隨便把「教室的問題」歸咎於個別教師，例如說他們不懂如何在平日與學生溝通，又或說他們情感太過脆弱，不善教室管理云云，我以為說這話的人很「涼薄」，對同業沒有半點體諒和關懷！須知教室管理出現問題，不一定是教師的問題，很多時反而純粹是學生所引發出來的問題。

⁵ 我教的學科為《創意教師和創意教學策略》，並不針對處理問題學生。

此外，學生造成教室問題，也不純粹是紀律問題，也可能是疾病問題，特別是小學，有不少學生患上不同的疾病，如自閉症、阿氏保加症⁶、過度活躍症等，這些學生需要教師有更多的專業知識，更多的關心和特殊照顧。記得一次到一間小學教戲劇課，一位小五級需要特殊照顧的學生，他在課堂上緊抱着我（他的性別當然跟我相同），我不懂得反應，遂讓他繼續擁抱我，我也不知道這是否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方法，又或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以上種種教室出現的惡劣情況其實是很普遍的，並非是最壞的情況。因此，我認為教師培訓系統中，宜從速引入「社會表演學」方面的培訓，針對學校種種日新月異的教室問題來設計嶄新的培訓課程，務求提升教師以更好應付不同類型問題學生的能力。

「社會表演學」是甚麼？

那麼，「社會表演學」是一門研究甚麼的學科呢？孫惠柱教授認為「社會表演」是在藝術舞台之外有意識地做給特定的觀眾看，並力圖對他們產生一定效果的動作。⁷香港特區首長跟議員在電視上辯論，又或其他公營機構或大公司的管理層面對傳媒發言，表演技巧明顯能提升他們的表現，但就如銷售員在街頭向路人兜售手提電話、保險經紀向客人推廣新的保險計劃，表演技巧都能大派用場。我的一位汽車銷售經紀朋友，他在1990年代的月薪是學位教師的十多倍，他在談到自己受訓時對我說：

⁶ 阿氏保加症是一種高功能的自閉症，高功能，是它不同其他自閉症有智力問題，反而他們的智力都會專注某一些科目上顯得很出眾，只是會產生嚴重的社交問題，他們都很聰明，只是有自閉傾向。

⁷ 孫惠柱(2007)。「規範 VS 自由：社會表演學的哲學探討」於孫惠柱編《人類表演學系列：平行式發展》，北京：文化藝術，頁 158-159。

我們車行內有四至五位經紀，我們會模擬情境，由一位同事扮演顧客，另一位同事當經紀，其餘的當點評員。那位經紀向顧客促銷汽車，而顧客則以各種不同的手段去刁難他。過程完畢後，其他點評員便會就各方面向他作出評論，如那經紀對客人銷售的策略、他的語氣、態度等。

以上的培訓策略，其實也用於很多界別。香港著名導演張堅庭便開設了工作室(Studio)，為各類在職人士提供培訓，當中包括香港郵政局的前線公務員，提升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他亦曾經在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參選香港特區首長時，指導梁家傑的表達技巧。張堅庭說：

演說人人都懂，但要有出色的表現，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卻不容易。領袖猶如電影主角般，一切衣着、儀容、動作、聲調、用辭等，都會影響觀眾的觀感，當中大有學問。⁸

事實上，按孫惠柱教授說，「社會表演學」就是把社會中人的行動當作表演理解，他進一步指出：

社會是人和人的組合，人的多數行動都是要和別人發生關係的，尤其是生活在城市裡的人，每個人生活中大多數的行動都是人們看得到的。雖然社會表演多半不必像專業演員一樣去扮演一個虛構的角色，但只要行動的人意識到有別人在看，一般會希望他的行動對看的人產生一定的影響，他就有了一個角色與自我、外在形象和內在實質的矛盾，也就是進入了表演。……社會表演和舞台表演還有一個重要的相通之處，那就是好的表演都先要經過編導的精心構思，哪怕編導者自己又是表演者。……都市社會裡幾乎人人都在學

習如何在別人面前表演。大學生到公司求職要面試自不待言，農民進城來掙錢，擺攤賣貨也要講個形象。大而化之，司法程序日益公開，也就越來越成為大眾面前的表演，電視攝錄機一旦進入法庭，平時面孔鐵板的法官和律師也可以成為明星。政治家愈益注重形象塑造，因為媒體及公眾的支持率與他們在公眾場合的表演關係極大。工商界要推廣產品，打開市場，離不開種種促銷表演。還有許多傳統的文化節目如節慶、廟會等等，不但花樣翻新，名目繁多……⁹

在上海戲劇學院一連兩天的「第二屆國際人類表演學會議」上，多位學者亦分享他們如何把「社會表演學」運用到各行各業的員工培訓上。其中一名「社會表演學」專家彭勇文博士，述說他如何為政府的檢察官員進行培訓，蓋今時今日的法庭已較往昔開放，市民大眾都能坐在旁聽席上，檢察官員在法庭上的表現越趨重要。很多時，檢控官員縱有極充分的證據，但礙於詞鋒表現遜於代表被告的辯方律師，雖然最終獲法官判以勝訴，但對坐在旁聽席上的市民大眾而言，便會感到檢控官員的表現不濟事，更惡劣的情況是市民誤以為法庭的判決有欠公允。有見及此，政府便請來「社會表演學」的專家，培訓一眾檢控官員。除了檢控官，還有其他各行各業，如醫生、銷售員等，都聘用了「社會表演學」的專家，為他們設計培訓課程，當中也包括教師。¹⁰

⁸ 戲劇技巧融合培訓經驗 張堅庭親授領袖心得。見於網頁 EduPlus.com.hk, 16 Apr 2010。

⁹ 孫惠柱「社會表演學與和諧社會」(上海戲劇學院演講)，載於《解放日報》2006年04月03日。

¹⁰ 孫惠柱(2009)，《社會表演學》，北京：商務印書館，第三章及第四章。

教學固然是一門專業，需要進行專業培訓。但現時大專院校的教師培訓課程，都假定課堂在「正常」的狀態下運作，所謂「正常」狀態，就是教室內的學生擁有基本的集中力、願意聆聽教師講解、按教師的指示做堂課，但這些「正常」情況並未正常發生於所有教室內，教師每天感到困擾的，是教室內愈來愈多的問題學生，有脾氣暴躁的學生、欠缺動機的學生、對教師不理不睬的學生、上課時總是喋喋不休的學生等。現時教育界奉行融合教育，教師還得在教室內照顧多類有情緒病徵的學生。

面對日新月異的問題學生或學生問題，師資培訓系統根本沒有提及，就是有也只是紙上談兵，我可大膽挑戰那些負責師資培訓的大學教授們，就是他們親臨教室，也要慎防「自討沒趣」地收場。當教師在職場面對這些問題時，他們真會不知所措，跟同事說，又怕被同事視作「低能」。我便曾跟一位資深訓導教師談及處理學生問題，他的結論是：

教師處理不了問題學生，其問題根本不在學生身上，而是在教師身上，是那位不懂處理學生的教師出了問題。我是學校訓導組的教師，我的同事經常要我為他們解決學生的問題。當我着手處理時，我發現問題大多在教師身上……

按這位訓導組教師的理解，天下實則沒有問題學生，只有問題教師。由於不少「資深」教師持這種對「問題學生」的錯誤觀念，使不少教師背負着不必要的心理壓力，因此，我以為教師培訓中應儘快引入「社會表演學」，為準教師創設不同的模擬教室情境，使他們能在師資培訓的過程中，儘早經歷各類型異常的教室情境，並在教授和同儕評論下，嘗試經歷和處理各類型的問題學生，例如被學生當眾高聲大罵、被一眾學生嘲笑外

貌不揚、發現有學生濫藥、被學生暴力對待等。

我讓六名高中學生就先前那所第一級中學個案作模擬教室，由一名學生扮演那個在課堂內伏下睡覺的學生，並邀請三位教師扮演那數學教師，逐一進到情境中處理這個「學生上課時睡覺」的個案，再彼此討論處理的方法。我們先討論個案中各學生的可能心理狀態，學生分享他們(或他們的同學)在課堂上伏下睡覺的經驗，並被教師喚醒時的反映，由於我找來的學生並不太有「問題」，他們只是在推想而已。當然，我們都明白這個模擬教室像真度不高，單就人數已跟實際一班四十人有一段距離，而六位學生在即興演出過程中對教師也不太過分，那三位參與的教師反倒認真。

三位教師在模擬教室內處理「問題學生」的過程都大同小異，都是帶着很關心的態度，詢問學生是否身體不適，是否需到醫療室。那位學生縱然大罵，教師總之保持關愛之心。其中一位教師說：

對學生關懷是出於真心，並非一種策略，關懷永遠能讓教師容易下台。但亦因為我早知那位男教師的處理方法會令自己下不了台，前車可鑑，我唯有思考其他應付策略。因此，倘能就同一情境累積經驗，應可以較有利於異常教室的管理。此類模擬教室亦有另一功能，我們一班教師聚首討論教室管理，實在難得，也是一種社會支援(social support)，能增進我們的心理健康。我們在模擬教室內遇上的，本質上是教室危機，此類培訓能有效增強教師管理教室危機的能力，我認為很有意思。

另一位教師則表示：

我覺得模擬教室選取的個案要具體，要有普遍性，如此教師在模擬教室的經歷便更能應用於日常教學中。模擬教室的個案要一層深於一層，教師先應付簡單的教室問題，例如我們經常在教室內被學生「串」¹¹，現在的學生真的可以很「串」，「串」得教師難以應付，因此教師有需要先在模擬教室熟習一下被學生「串」時應作何反應。然後，我認為要有一系列的個案，由淺入深，層層「升 lev」¹²，讓教師應付異常教室的能力不斷提升。

另一位教師補充：

我是在 band one（第一級）中學任教的，對於你提及的 band three（第三級）中學的情況，實在有點難以置信。倘真如此，而「社會表演學」又有可能解決問題的話，實在值得認真的嘗試。但我以為模擬教室的成本可能會很大，它不單需要戲劇的支援，也需要其他專業人士的支援，如專業輔導員、社會工作者、教育心理學家等，在過程中，這些專家的意見都很重要。此類培訓能增強我們處理教室問題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更了解我們的學生。

在回應諸位教師時，我要指出我對「社會表演學」用於教師培訓的效能所知有限，對其具體實施情況和效能也只從閱覽論文書籍得知，但戲劇應用於社會不同範疇已有一段日子，所累積的經驗亦不容低估。談到這些模擬教室，我以為可由專業演員扮演問題學生，但亦可由準教師經培訓後扮演，我以為兩者皆有可取之處。倘由專業演員扮演問題學生，模擬情境會更像真，但通常在教室

內的問題學生不只一個，一些成績較差的學校的教室，問題學生可以過半，不遜於由周星馳主演電影《逃學威龍》的教室，那麼，模擬教室得聘用更多的專業演員，令成本大增。倘由準教師們經戲劇表演培訓後扮演問題學生，其模擬水平可能不及專業演員，但卻有四項可取之處。首先，當然是可降低模擬教室的成本，事實上高昂的成本往往令良好的計劃告吹。第二，倘由準教師扮演學生，他們便可從扮演問題學生的過程中，對學生的問題有第一身的了解，包括這些學生的心理狀態、行為動機、思維模式等。第三，教師獲得基本的表演培訓，將有助於他們日後充任教師的工作，特別提升教師的說話能力、表達自己的能力等。最後，亦是最重要的，隨着教師對問題學生有更多的了解，對他們便有多一點體諒，面對他們時便有多一點愛心，而「愛學生」才是教師應付任何問題學生的良方。

眾所周知，南非是全世界人口感染愛滋病百分比最高的國家，在約四千萬人口中，有 570 萬感染了愛滋病，佔全國人口 10.6%。¹³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曾決意對抗愛滋病，提醒國民要有安全的性行為，但南非國民不慣談論性的問題，使曼德拉束手無策。有一次曼德拉總統在一所學校向學生談論愛滋病後，校長便向他說：「總統先生，你可否把時間放在談論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上，而非談論關乎性的事情呢？」直到曼德拉卸任總統後，他的兒子死於愛滋病，醫院欲為他隱藏這件「羞恥」的家事，但曼德拉選擇在記者面前把事情公開，他認為要對抗愛滋病，應有更多人談論愛滋病，使更多人更熟悉這個病，才能有效對抗它。曼德拉至今仍至力在南非領導對抗愛滋病。

今天，要協助準教師或現職教師應付問題學生，曼德拉給我們很好的啟示，就是教

¹¹ 香港人慣用俚語，「串」即是態度囂張。

¹² 「升 lev」是香港人的俚語，原文為「升 level」，即「升級」，意為難度不斷提升。此詞彙出自電子遊戲。

¹³ 中央社新聞 2010 年 6 月 8 日。網址：<http://news.msn.com.tw/news1735498.aspx>。

育界首先要承認問題確實存在，而且要認真研究它們，並要正面看待這些問題，把它們視作提升學習效能的契機。第二，教育界要承認遇上問題並非教師的無能，更非教師的恥辱，相反，應對同業有更大的關懷和伸出援手，協助一眾遇到教室問題的教師，挑動他們討論這個問題，思考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只有透過更多的討論、思考和研究，教育界才能更清楚明白「問題學生」不是純粹個別教師的問題，而是校政問題、社區的問題、傳媒的問題、家校合作的問題。香港教育當局有責任構思更具效能的教師培訓課

程，以提升個別教師應付惡劣教室的能力，「社會表演學」在很多專業培訓領域已取得很好的成效，我認為它必能為師資培訓作出很好的貢獻。

(備註：我在寫這篇文章同時，與香港教師戲劇會執委會交流了意見，擬向政府申請撥款聘請「社會表演學」專家，為香港的教師設計培訓課程。我謹此多謝孫惠柱教授贈我他的大作《社會表演學》，那是一本極具啟發性的好書。)